

沉淀的味道,涌动的乡愁

□张家鸿

在最新散文集《旧金山味道》中,刘荒田因味寻人,味道的久久萦绕,一再引诱他打开记忆的闸门,人之音容笑貌得以在脑海中浮现。味道背后的人,不一定是味道的创造者,而是与这种味道产生这样那样关联的人。人与味道的连结,自然与纷繁芜杂的往事密不可分。

诺里亚格街的咖啡香与面包香,与擅长维修与装修的友人有关,他在这里演讲,震住一个个听众。这不是仅有一次的即兴,而是每天必到的固定分享,演讲全程不收费,他只为了自己开心,听者当然更开心,听过之后收获颇丰。在“多多”咖啡馆,刘荒田曾与舜叔在没有雨的午后闲聊,他喝咖啡,舜叔喝港式“丝袜奶茶”,两人一道吃“砵仔糕”。在此遇见小个子的阿超,阿超不搭理作者的问候,自顾自夸耀外甥阿豪已考进哥伦比亚大学。在美国旧金山,与同样来自国内的亲友们于一家家餐馆、咖啡屋、酒楼里产生各种各样的交集,是刘荒田生命中的一部分。通过这些联络、沟通,友情得以建立并巩固,或远或近的亲情慰藉着孤独的内心,与此同时,一个个故事被打开,走进他的生命里,成为浇灌他内心干枯、润泽他内心躁动的养料。

“生命的精华消耗在‘饭碗’上,良慨叹,谁不是这样呢?好在留下丰沛的记忆。”可以说,这本《旧金山味道》就是丰沛的证物,由此可知,丰沛并非往自己

脸上贴金的虚言。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,凭借双脚与双手,凭借自知无路可退也不能退的勇气与毅力,丰沛乃至丰富、丰满是必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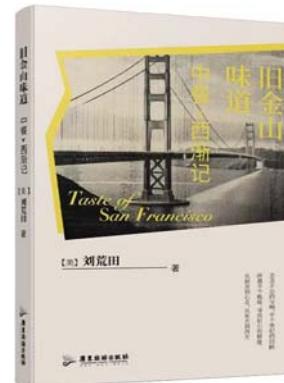
以味道为切入点,以乡音缭绕、乡情难遣的人生为落脚点,因此,《旧金山味道》既是美食的,也是人生的。即人生诸多况味的斑斓多姿、彼此交织,以及难以形容。有时候,刘荒田只是如实写出,况味如何留待读者自己体会。

刘荒田既写出烟火人间的诸多面相,更刻画出与他有过交集的、有大体相仿经历的移民者群像,那是精神层面的刻画与展示。《唐人街的婚宴》中,刘荒田写道:“理清身世上的线索,再看婚宴,便觉得闹烘烘的喜气下面,是上一代凄凉的分离与期盼,是大时代升斗小民微不足道也可歌可泣的家史,抬眼看台上大红的‘双喜’,它不再是黄丝线绣的汉字,而是厚重无比的象征物,它蕴含着‘幸福’的全部意义。”从故国到异乡,从大洋此岸到彼岸,哪个是顺心如意的呢?婚宴上,不管席开几桌、宴请几人、菜色如何,又或不管坐在哪个位置,身边者为谁,皆挡不住酸楚之感止不住的涌起。

在这部书中,味道虽与旧金山密切相关,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诱惑着一拨又一拨、一代又一代食客,然而,究其源头,多数与华夏故土有关。故而,把《旧金山味道》视作刘荒田的故乡之书亦未尝不可。远在美国的他,回望故乡大地与过往岁月时,美食与

味道正是一条路径或者一串密码。循着它们给味蕾与内心带来的感动,乡愁是可以得到缓解的。每一次踏进熟悉的餐馆、享用熟悉的美食、品尝熟悉的味道,都是一次宽慰。如此说来,这些摸不着、看不见的味道,对刘荒田来讲就不是可有可无的,而是绝对必要的存在。

在书中,刘荒田常进行今昔对比,任由笔触与思绪在过去与当下、当下与过去之间来回穿梭、兜兜转转。对比过后,沉重的慨叹便会溢满字里行间。到旧金山中国城去,路过三十几年前干过三种差使的“马车”餐馆,想起晚班调酒师同为中国人的哥顿。当初,为筹钱办婚礼,他辞去联邦法院办事员的工作,只为拿整笔退职工,而后同时干两份全工。正是在这里,刘荒田与之缔结友谊,当初两人下班后并肩默默走,清脆足音在甬道上回响。《在餐馆》一文是如此结束的:“不变的是甬道,它既把人生的昨天与今天接通,也像城市的地下水道排废水一般,供所有构成个体生命的时间流逝。”说实话,许多物与事会过时成为陈迹,美食却不会。正如刘荒田勾勒唐人街时所写的:“穿行于五花八门的汉字招牌之下,在比肩继踵的行人之中,闻得到烤鸭和烧猪的香,但那不是来自脆焦的皮,而是腔内填充料复合的气味,以葱和豆瓣酱为主体,杂以八角茴香肉桂,浓郁而不粘滞,是标准的世俗诱惑。”哪个身在旧金山的中国人,没有到过唐人街呢?不是到过一次还有下一次呢?



《旧金山味道》

刘荒田 著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本书讲述了美国旧金山从唐人街广式茶楼到高级食肆的人文生态,以人物命运切入,描绘出从事旧金山餐饮业移民的百态人生。



《灵岛之约》
王川 著
济南出版社

这本散文集记录了作者多年来经山海、探秘境、访幽独的四海游历,凝聚着作者对自然、历史、文化、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诗性表达。



《济世与利己:王充以“疾虚妄”为中心的思想世界》
马小菲 著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本书以王充及其著作《论衡》为研究对象,聚焦《论衡》中关于命、天人感应、鬼神、人才四大主题的论述,揭示了王充“疾虚妄”背后蕴含的“济世”与“利己”双重动机。

王充思想中的“济世”与“利己”

□秦铁柱

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小菲博士的新著《济世与利己:王充以“疾虚妄”为中心的思想世界》(以下简称《济世与利己》),深刻剖析了王充及其著作《论衡》,让我们领略到这位古代思想家的深邃思想、矛盾心态及其生存困境。

《济世与利己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知人论世。知人,就要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,知道其喜怒哀乐。作者发现,《论衡》中展现出王充非常丰富细腻的情感和心理。通过仔细梳理王充的生平、交游、仕宦,确认王充生命中诸多不顺的经历,再从夹杂在《论衡》一书各类论述中的不满或愤慨的情绪性文字,逐渐描绘出王充其人的人格特质:自视甚高、看不起周围的人,有很多渴望,一心想成为高官,甚至不惜在文章中直接歌功颂德。当现实满足不了渴望时,会愤愤不平、痛苦无奈。这样,就把王充还原为一个真实可感的人,而非仅仅存在于书籍中的刻板印象。

作者通过考证发现,王充曾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、都尉府掾功曹、郡五官掾、州从事等职务,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,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,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。他的仕途,主要“卡”在

了察举环节。当时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,包括个人学识、道德、才能,以及家庭出身、长吏好恶、乡里口碑等,王充在这些方面全无优势。加之清高不合群、缺少贵人相助,致使他梦想破灭。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“命论”等思想的形成。王充“命论”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命对人生的绝对支配作用。他将一切影响仕途的因素皆归于“命”,而完全排除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命的理论使王充在面对仕途不顺的现实时,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平衡,并实现了对自身才华与品质的辩护。

论世要求研究者对当事者所处时代的各种情况了然于胸。《济世与利己》着力挖掘西汉后期到东汉初以“通人”为代表的新兴知识群体的兴起,以及儒家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回归状况,尝试在学术思想脉络和知识视角中把握王充的位置。作者将《论衡》中涉及的当时的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环境,尤其是丧葬、祭祀、求仙、禁忌、天人感应、命、儒生文吏、圣人贤者等问题,作为王充思想的大背景,甚至其思想的直接来源。一方面,王充一生学习儒家经义,保持儒者本色,以“真”为“美”,论定是非,移风易俗,以文化人,展现了强烈的济世情怀;另一方面,作为“俗儒”的一员,王充在现实生活中

常为自己得失考虑,表现出浓烈的利己倾向。无论是否定灾异论、肯定祥瑞论来求媚于上,还是将自己描述为最杰出的人才,背后都有一份汲汲于仕途富贵的心思,接近世俗心愿。《论衡》一书呈现的以“疾虚妄”为中心、“济世”与“利己”双重意图,是王充作为中下层地方士人真实思想、矛盾心态、生存困境的客观反映。这种分析,注意到王充思想的重心及其心态的矛盾性、多样性、复杂性,避免了以偏概全、矫枉过正等不良倾向,这是作者的重大贡献。

就文化主体的身份而论,王充笔下的“世俗”和“儒者”本身亦难以定义。王充所言“世俗”,是一个边界经常伸缩的群体;“儒者”则一方面深受方士影响,另一方面,自儒学成为“禄利之路”后,儒者队伍鱼龙混杂,不少人在思想和行为层面接近世俗。可见,在面对具体问题时,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·芮德菲尔德的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二分法有时因过于宏大粗犷而难以适用。为此,作者提出,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小传统的互动而非区分上,关注王充所代表的中下层士人作为“大小传统的中介人”在沟通不同层次文化中的非凡作用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)

找寻生命的“绵延”

□孙嘉蔚

个体需要一场这样的相遇:行走在自然之间,以沉静的目光注视天地万物,面对永恒的存在不会自怜自艾,而是以其承载的精神充盈自身,从中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。这种时刻,唯有“直觉以及同情的内省”,方可达成对自然与生命的体悟。正如普罗提纳斯所言:“如果有人问大自然,问它为什么要进行创造性的活动,又如果它愿意听并愿意回答的话,则它一定会说:‘不要问我;静观万象,体会一切,正如我现在不愿开口并一向不惯于开口一样。’”在新书《灵岛之约》中,作者王川正是凭借一种沉默的“直觉”,才会在时间“绵延”中捕捉到自我意识与外界自然的共振,并从中寻找自己缺失的部分。生命的容量也在这种“相遇”中不断扩大,进行自我的重塑和新生,从而实现生命的“绵延”。

《灵岛之约》描绘了无数的“相遇”,无论是海湾中孤独的岛屿,蔚蓝又空寂的崂山,还是作为“时间遗骨”的长城废墟,凝固着历史遗迹的陵墓,抑或一次远航途中的“盛宴”,这些所见之“物”皆被赋予一种灵性,进而将记忆与意识的“流动”融为一体,承载着想象和情感,进入个体感知的时间。散文的自由笔触,让这种特殊的“流动”漫溢在王川目之所及的万物中,记忆与情感借由诗意的语言和非线性的叙述,进入绵密的时空之网。

“我记得初入灵山岛的那个下午。现在想来,已如隔世。”“今天回首,不是为了唤醒它们,而是在生存的沙漠里茫然四顾,以便更加确信,只有那些歇过脚的绿洲才会被时常惦记。”在“我”的记忆中,灵山岛宛如生命的“绿洲”,回忆不是简单的记忆叠加或覆盖,而是将岛屿视为灵魂的栖息之地,长存于“我的生命和意识里。王川眼中的万物皆具有流动性,即使是由砖石筑就的长城,在他眼中也像“一条支流众多的‘北方的河’”“可以行走于它的任何‘流’段与‘时’段”,在这里,远古时空与当下在“我”的意识中重叠,时间不再是由意识状态构成的无连续性的媒介,而是记忆与想象、过去与未来互相渗透的融合体。这种流动的时间状态源于个体的生命感受,而“相遇”中的感受也使生命进入流动状态,不同的人生阶段相互融合渗透,过往经验与记忆融入当下,同时也影响着未来。下一次再与“灵岛”相遇,此刻的记忆会再次进入意识,并与那时的生命体验相融合,这正是“绵延”赋予生命的连续性和意义。

王川面对历史遗迹时追忆的人物,其真实面目和人生经历已不可见,但“他们还在身边,只是我们看不到、听不见。正因为我们不能彼此穿越,时空的意义才能得以显现”。漫长历史与短暂个体生命的碰撞,在这些特殊的空间中上演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书写,个体生命进入了多维的存在状态,穿行于时空,获得了超越性的眼光,进而能够透视人的存在本质。王川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探寻自我的存在意义,用散文的诗性语言抒发最真实深刻的生命感受,由此阐发出作为“绵延”的生命诗学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,“这种诗意一旦发生,人就能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2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)